蜀山劍俠傳/16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一六五回　教主返仙山 梁孟同收微塵陣　妖尼辭水府 金石三入紫雲宮

下一回▶

時光易過，一會兒到了未申之交。髯仙率領長幼兩輩同門和各方好友，俱由凝碧崖前昇至前洞崖上迎候。甫交申正，衆小輩門人正在引頸東望，忽見空中微微有一道金光，電掣金蛇般微微閃了一閃，髯仙和前一輩的同門已慌忙下拜。同時崖前便平添了男女兩位仙長，俱作道家打扮。知是妙一真人夫婦駕到，哪等細看，連忙跪倒行禮時，便聽妙一真人道：「愚夫婦來時，原恐驚動各位道友，所以事前未曾通知，連遁光俱都隱去，不想仍勞遠迎，曷以克當？」言還未了，金姥姥道：「二位道友真個法力無邊，這無形劍遁不但無影無光，連絲毫聲息都聽不出。若非二位道友下降時特地顯示，祇恐進了仙府，我們還在此呆等呢。」說罷，羣仙俱各粲然。妙一真人夫婦便請金姥姥等各派羣仙先行，大家彼此互相略微謙遜，各駕劍光同往太元洞中飛去。到了洞中落座，髯仙率了小一輩的門人上前參拜之後，羣仙中有許多年不見的，與妙一真人夫婦各談了一陣別後之事，方知修爲的深淺。妙一真人然後對衆人說道：「日前拜讀仙師遺札，始得略知兩儀微塵陣中祕奧，自審道力淺薄，尚難自信。如今金蟬等諸弟子兩入紫雲，歷久無功。三女不知順逆，連那老蚌也因歷劫一世，忘了本來根源。先時意在成全她們，所以先禮後兵；如今毀書拒使，已成仇敵。區區妖魔，無須我輩前往。那微塵陣中所困的甄艮、甄兌雖是左道旁門，不特沒有甚麼罪惡，爲父母報仇，苦心修煉，還有孝行。祇因乃師化時遺命說紫雲三女厲害非常，不將法寶煉到精深地步，不可以卵投石，妄自入宮行刺，以致遷延至今。正在苦心焦慮，待時而動，卻受了妖人蠱惑，侵犯峨眉。如今陷入陣中，身

雖未死，至多也祇保得旬日。幸俱被陷在晦門上，否則已無生理。此來一則早與諸位道友和長幼兩輩同門相見；二則將他二人救出，略加指點，使其改邪歸正，徑往南海去報親仇，就便相助金蟬等諸弟子，將天一貞水取回。這兩儀微塵陣乃恩師長眉真人所設，中藏不少異寶靈藥，以爲光大本門之用，中分生、死、幻、滅、晦、明六門。此時往收陣法，諸位道友有興，何不同往觀看，相助一臂？」羣仙俱願一開眼界。妙一真人夫婦便率了長幼兩輩門人與各派羣仙，同往微塵陣去。

剛出太元洞，便遇醉道人飛來，見妙一真人行禮之後，遞過一封柬帖，說道：「小弟在本山巡遊，路遇嫫姆，說是她從大雪山盤鳩頂閒眺，看見掌教師兄駕了無形劍遁，往這裏飛來，算出爲了南海之事。如今許飛娘同了兩個妖人，也在那裏，恐衆弟子費手，趁着她往北極訪友之便，帶了三道靈符同這一封柬帖，命我交與師兄，轉賜甄艮、甄兌帶去，將飛娘驚走。」妙一夫人微笑道：「嫫姆真非常人。我們用無形劍遁在空中飛行，她在相隔千里的盤鳩峰頂上，竟能看見，這雙神目，真是舉世所稀了。」說時，妙一真人早已看罷書信，揣入懷內。仍率羣仙門人，同往靈翠峰走去。還未到，就望見繡雲澗那邊瑞氣蒸騰，五色寒光凝成一片異彩。那長一輩的仙人久聞此陣之名，今日一見，俱都驚異不置。妙一真人到了陣前，率了兩輩弟子，先望着陣門下拜。然後向衆微一謙遜，徑同了妙一夫人步入陣去。外面長幼羣仙看陣頂祥光霞彩，時起變化，瞬息萬端，誰也窺察不出陣中玄妙。

待了有個把時辰，忽聽陣中起了雷聲，隆隆不絕。不多一會兒，一片極強烈的金光閃過，霞彩全收，現出妙一真人夫婦，手上恭恭敬敬捧着長纔九寸的旗門。身旁站定兩個梳丫髻的道童，俱都是失魂喪魄，如醉如癡模樣。羣仙一見，紛紛上前稱賀。妙一真人祇對衆人說道：「貧道幸托恩師庇佑，已將微塵仙陣收去。所藏靈寶仙丹，業已暫時行法封鎖，等到開山盛會，再行取出。甄艮、甄兌弟兄二人因被陷多日，雖經救轉，元靈消耗太甚，神志已昏，須得調養一日，始能傳授道法。如今我等且回洞去，再作計較。」說罷，一同回到洞中。髯仙早命玉清師太、紀登、朱文、寒萼四人布好筵席，由芷仙管領的仙廚中取來交梨火棗、仙釀靈藥這類，待人一回來，便請人入席。妙一真人從懷中取了兩粒靈丹，交與頑石大師，吩咐白俠孫南、苦孩兒司徒平領了南海雙童，隨同前往金蟬、石生二人所居室內，將丹藥與雙童服了，由大師主持，用玄門度氣調元之法，相助雙童恢復真靈，再行帶來聽訓。

大師與孫南、司徒平帶了雙童，領命走後，各派羣仙俱願聞陣中祕奧，請妙一真人夫婦略說經過。妙一真人道：「仙陣委實神妙無窮，愚夫婦如非恩師預示仙機，祇恐也難輕

易將它收卻。此陣三次峨眉鬥劍尚有大用，且等盛會之日，玄真子師兄駕到，再請各位道友相助，重布此陣，請諸位道友入陣一遊，便知就裏。」羣仙聞言，俱都大喜。席散，醉道人使命未完，先自辭去。妙一真人夫婦陪了各派羣仙，遊覽全崖，並將開府之後是何異境，一一說了。羣仙自是讚佩不置。

那南海雙童初被困入陣中時，知道上了敵人大當，萬無生理，想起親仇未報，無端受了史南溪等人蠱惑，鬧到這般田地，死也難以瞑目。心中有了悔意，便想變計投降，一心祇求饒命，以便日後好報親仇，即使任何屈辱，也所甘心。可是心雖如此想法，無奈身不能動、口不能言，除了聽其自然，別無法想。時日一多，漸漸失了知覺。妙一真人夫婦將他們救轉時，還是有些恍惚。直到頑石大師將他們引入金蟬所居室內，用玄門度氣之法運轉真元，朝他們口中噴去，由那一股真氣打通七竅，經過一十二重關穴，運行全身之後，弟兄二人又各服了一粒妙一真人所賜的靈丹，纔得清醒。一見對面坐定一個中年女尼，旁立兩個道裝少年，知是救他們之人，連忙拜倒，請頑石大師說了經過。甄氏弟兄一聽，不但道行無損，親仇可報，還可投到峨眉門下，怎不喜出望外，立時便請頑石大師帶去求見。頑石大師又命雙童自己按照平時坐功，運行一周。知道再有一半日，便可復原，纔將他弟兄二人帶往太元洞內。甄氏弟兄一見上面坐的是妙一真人夫婦和許多位各派羣仙，左右兩排乃是髯仙等峨眉派長一輩的同門，在後站的方是小一輩的門人。長一輩的仙人不說，單這些小一輩的門人，無一個不是仙風道骨、夙根深厚，哪裏還等多看，忙即上前跪倒，匍匐在地。妙一真人先命向長幼羣仙一一拜見。然後傳了本門修煉之法。吩咐司徒平將他們帶去安置，休養一日，再來領命，前往南海，去助金蟬等取回天一貞水，就便報那父母之仇。甄氏弟兄聞訓之後，不禁悲喜交集，感激涕零。當下叩辭出來，隨了司徒平，走入所賜的石室之內，按照峨眉真傳，潛心體會，用起功來。

到了第二日，仍由司徒平領去，叩見過妙一真人之後，妙一真人便將嫕姆所贈靈符交與二人，又指示了一番機宜，給了一件法寶和一道催光速電之符，纔命起身。甄氏弟兄領命，拜辭出洞，先將催光神符展動，跟着駕劍光昇起，破空前進。二人的道行本非尋常，近來又受了頑石大師指點，再加上神符妙用，真是比電還快，不消半日工夫，已到南海。遠遠望見迎仙島上仙光法寶，紛紛飛翔，敵我相戰方酣。忙照妙一真人仙示，不等近前，便將嫕姆所賜的一道靈符取出，朝着下面數人一揚。立時便有萬丈金霞，夾着迅雷，自天直下。等到己身落在島上，與輕雲等人相見，萬妙仙姑許飛娘早爲雷聲所震，帶了三鳳、冬秀先自逃走。金蟬因追桃花仙尼李玉玉，誤爲邪術所中，腳沾了李玉玉的法身，等到看出形勢不妙，取出寶幡護身時，身雖爲五色雲幢護住，無奈神志已昏，失了主宰，要想脫身飛走，勢已不能。所幸金蟬夙根深厚，迷惘中仍有幾分清醒，兩手緊持彌塵幡，

不爲淫邪所動；那霹靂雙劍又是妙一夫人未成道時煉魔之寶，出諸仙傳，有了靈性，自能發動，保衛主人，外敵收它不去，又不怕邪污，除在五色雲幢外飛躍不息，還隨時朝着敵人進攻。鬧得李玉玉枉自看着一塊就口的肥肉，祇到不了口內，連用了許多邪法妖術，都奈何二寶不得。所以金蟬除當時心神有些昏亂外，並未遭了毒手。及至神雷震散妖氣，金蟬遇救，服了丹藥，神志復原以後，愈發把李玉玉恨入切骨。

當下衆人見面，互相說了來意和當地情形。因爲破宮在即，事畢便可回山，參加羣仙盛會，俱都踊躍非常。甄氏弟兄又說了破宮取水，驚走飛娘，斬除羣孽和救走蓉波、楊鯉、龍力子三人，來時掌教師尊早已事前一一吩咐停妥，應在明晚子時以前。趕在紫雲三女慶壽之時前往，先由南海雙童在壽筵前，明說奉命破她神沙甬道，並報大仇，各人再行按照掌教師尊仙諭行事。俱恨不得當時就去動手纔好。當下衆人在島上，互相計議。不提。

且說那許飛娘會戰輕雲等諸人，正待施爲放出辣手，忽聽破空之聲來得有異，擡頭一看，金光迅雷已打將下來，當是剋星已至，暗忖：「此人如來，休說三鳳、冬秀、李玉玉三人不是對手，連自己也要喫她大虧。」驚弓之烏，心膽已寒，究竟來人是否如自己所料，都不敢細看，忙展遁光，一手抱着冬秀，一手拉着三鳳，微喊一聲：「來了勁敵，還不先行退入陣去！」三鳳原非弱者，雖看出金光迅雷厲害，並無敗退之心，還在張皇四顧，準備抵禦時，已被飛娘遁光捲走。一入甬道，飛娘便命速將陣法催動，準備迎敵。三鳳問她何故如此驚惶？飛娘事出倉猝，驚魂乍定，聞言反倒一怔，來人真假沒有分清，不便明言自己怯敵太甚，祇得飾詞說道：「來的這人，乃是峨眉派中數一數二的能手。我等原是出來誘敵，諸位道友沒有同來，勢力較單，冬妹又爲敵人法寶所中，惟恐有失，勁敵當前，不得不小心謹慎行事。故宜退入陣中，以逸待勞，就便將冬妹救治還原，豈不兩全。」三鳳因此番出來，原以爲飛娘道法驚人，對方不過幾個峨眉後輩，就不憑陣法，也操必勝。誰知自己連失異寶，冬秀還受了重傷，桃花仙尼李玉玉不知何往，飛娘又是這等虎頭蛇尾。先還以爲果是峨眉方面來了勁敵，等了約有半個多時辰，並不見敵人入陣，李玉玉卻是垂頭喪氣而歸。下甬道時，因爲陣勢業已發動，所幸主持的人俱在外陣，預先看出是自己人，如在內陣時，弄巧還要受了誤傷。及至見面，問起引走金蟬，可曾得手？島上敵人添了能者，回時可曾窺見動靜；李玉玉卻說：「金蟬被困時，有彩雲劍光護住，不能近身。正在行法，忽爲雷聲震散，敵人接踵追來。因回望飛娘等退走，人單勢孤，不便迎敵，便用粉光障眼之法，隱身遁回。到了延光亭，纔見那施放神雷的，僅是兩個矮小道童。本想出其不意，隱身上前，將敵人傷害他一兩個出氣，誰知敵人當中有一女道童，竟在暗中施展出了玄門中最厲害的陣法，祇一近前，必爲所困。幸是自

己以前喫過虧苦，早在遠處看破，否則又是弄巧成拙，因此仍舊隱身回來。」三鳳聞言，敵人不過又添了兩個峨眉後輩，飛娘卻說是峨眉中數一數二的人物，未免有了輕視之心。飛娘何等奸猾機智，早看出三鳳不滿，暗忖：「適纔雷聲金光，明明是自己剋星的家數。如說是她門人，也應是兩個幼女，怎會來的是兩個道童？這人神出鬼沒、變化無窮，就算派了門徒，自己本人未來，也還是不可輕去招惹，且等弄明白了，再作計較爲上。」見三鳳辭色不善，裝作不見，祇拿醫治冬秀遮蓋。一會兒，冬秀已被飛娘治癒。又等了好幾個時辰，敵人始終未至。三鳳悶悶不樂。飛娘正想命人出去探看，慧珠忽然帶了蓉波趕來說：「初鳳新近又和大家商量，仍以堅守爲是。現在準備慶壽，請飛娘等回去，由蓉波看守陣門。反正敵人如果進犯，宮中總圖也可窺知虛實。這半日工夫，敵人動作人數，想已查知。他既逗留不去，無須誘他入陣，自會前來。因敵人屢次從陣中逃出，今日初鳳已將全陣一齊發動，加緊防備，便是大羅金仙，也難飛入。峨眉派雖然厲害，不求怎樣有功，但求無過，當不至於有甚差錯。」許飛娘聞言，方在躊躇，三鳳早已氣忿忿地道：「我們適纔出戰，島上除了原有一羣後輩外，僅添了幾個小孩子，卻連失異寶，還帶傷人，殺得大敗。如非許道友看出峨眉派來了一個前輩名手，急速用遁光攜帶我同了受傷的冬妹一齊敗回，說不定還要喫甚麼大虧。待一會兒李道友敗回，又說並未看見甚麼大人。祇因敵人防備甚嚴，恐遭暗算，沒敢近前窺探，虛實難辨。我因二位道友名滿天下，尚且如此，冬妹又是受傷新癒，驚弓之鳥，也不敢冒昧出去，祇好聽許道友之言，在此耐心等候敵人自己入陣，以逸待勞。誰知過了許多時辰，沒見敵人一點動靜。我剛猜敵人那些小業障是等救兵，目前或者並無能手到來，要請許道友發號施令，冒着大險出去探看真假，省得爲幾個小孩所欺，你就來了。」

許飛娘平時雖是深沉陰險，善於忍辱負重，聽了三鳳這等言語奚落，也難忍受。正待還言，猛一動念，暗忖：「賤婢不知輕重、不識擡舉，不屑與她計較。何不如此如此，勝了固是高興，敗了也是有益。」想到這裏，不但臉上未帶出絲毫怒容，反故作沒有聽出道：「既是大公主相招，仙陣全體發動，萬無一失。敵人不退，終須進犯，早晚是網中之魚，也不忙在一時。三公主失卻異寶，皆是貧道防衛不周所致。荒山尚藏有幾件法寶，得自崆峒山廣成子修道的洞府以內，俱是萬年前黃帝成道以前所煉，尚屬不惡。待等此番戰敗敵人，貧道回山，取出兩件來奉贈，以酬重勞，聊贖前愆如何？」飛娘所說崆峒寶物，前曾向三女提過，三鳳早已歆羨。知她性情極爲貪鄙，故爲此言。原意是：勝了，自己借用人力，報仇泄忿，送她一件法寶，不但締交更深，三次峨眉更多一個後援；敗了，紫雲宮必然瓦解，三鳳就是老了臉皮索要，自己已經明言在先，有勝了纔給的話，尚可反悔。何況自己還打着混水撈魚的主意，那時同三女已成仇敵，更談不到再踐前言了。三鳳心貪喜得，哪知飛娘深心詐術，聞言不特變忿爲喜，轉覺自己適纔不該出言尖

酸過甚，借着稱謝，又和飛娘殷勤起來。除慧珠外，飛娘斷定來人不是對頭，也是她的門下，不到萬不得已，不便再行出去。三鳳雖然言語譏刺，恨敵切齒，可是連失異寶，受了挫折，又見飛娘那般怯陣，知道敵人不是易與，怒氣一消，漸漸起了退志。冬秀惟三鳳之馬首是瞻，又在陣前嘗過厲害，更無話說。當下略一商量，俱主三女壽辰在即，莫要辜負了盛會，莫如暫時回宮，等壽辰過後，再作計較。

就中桃花仙尼李玉玉性本淫兇，又復驕暴，在逃回甬道時，見三鳳對人禮貌辭色，都不似未出戰以前，已是不快。及至後來，慧珠來請衆人回宮，三鳳所說的話句句挖苦，不由勃然大怒。如在別處，早向三鳳質問，翻臉成仇。祇因知道神沙甬道陣法厲害，恐喫眼前虧，勉強忍住。就這樣，還是在旁冷笑，不發一言。等三鳳、飛娘把話說完，諸人要走，纔行開口說道：「貧尼道行淺薄，適纔寸功未立，實在無顏回去。如憑現成陣地取勝，難免敵人訕笑。諸位道友且請回宮，貧尼願單人出陣，二次會戰峨眉羣小。勝了自然擒敵獻壽，以博諸位道友一笑；如再失敗，從此不復相見了。」許飛娘深知李玉玉的性情本領，聽出言中之意，是不滿三鳳。知她此番出去，必用煉就多年從未用過的桃花七煞銷魂網，與敵人決一死戰，以便擒了心上人回山取樂。她如勝了，去掉幾個峨眉門下的心愛弟子，正合自己心意；如果失敗，既用此網，必難活命，正可借此蠱惑她避禍三劫、隱遁多年不聞外事的父兄——北海鐵犁山無底洞的金風老人與散花道長，出山爲她報仇，豈不是好？恐衆人攔勸，忙即答道：「道友此舉甚好，我等在宮中靜候佳音便了。」三鳳早看出李玉玉辭色不善，心想：「我倒要看看你一人有甚本領。」便冷笑答道：「原來李道友適纔出戰，竟爲我們所誤，未展所長。此番出戰，爲我們報仇雪恨，成功如願，無疑的了。」李王玉聽她話中帶刺，恨在心裏，不再多說，勉強道一聲「再行相見」，連頭也不回，徑駕遁光，往甬道外飛去。三鳳又故意高聲喊道：「李道友且慢行一步，陣門還未開放，你不比許道友，已知出入之法，恐怕出不去呢。」李玉玉聞言，知她存心奚落，意在留難，越發忿怒。祇是話已說出，勢成騎虎，如果回身等她緩緩開放陣門，再行出去，更覺示弱服低，臉上無光。氣得把滿口銀牙一錯，正打算拼着冒險硬衝出去時，慧珠早看出二人齟齬神氣，平時雖鄙李玉玉爲人，畢竟來者爲客，三鳳行爲太不合理，不等三鳳把話說完，早做準備，一言不發，手掐魔訣，暗將陣門開放。等到三鳳見李玉玉聞聲不理，大有反友爲敵狀，想將陣勢發動，用陣之一層門戶的沙障，給她嚐點厲害，將她困倒，挖苦幾句，再行放走時，李玉玉何等機警，已乘機衝出險地，將身隱住。三鳳一見李玉玉飛出陣去，知是慧珠所爲，便埋怨道：「這淫尼因迷戀峨眉餘孽，沒有到手，卻向我們口出狂言。看她走時神色，分明日後要和我們作對。我正想發動陣法，教訓她一番，儆戒她的下次，你卻放她逃出陣去作甚？」慧珠還未答言，李玉玉早在陣外現出身形，破口大罵道：「無恥賤婢！遇見幾個峨眉後輩，便不敢明張旗

鼓與人相見，祇知倚仗些須妖法，用魔陣邪術暗算，背後出口傷人，有甚光彩？你仙姑此時有事在身，等我除了峨眉羣小，再來掃蕩魔窟，叫你知道我的厲害。」三鳳聞言大怒，一面封閉陣勢，想將李玉玉困住，一面便要追去。無奈李玉玉也非弱者，頭層沙陣既被衝出，難關已過，又加善於隱形，遁光迅速，未容三鳳施爲，一片桃花色的煙光過處，祇聽李玉玉一聲冷笑，形影不見。三鳳還要追趕時，笑聲漸遠，人已飛出甬道之外。同時初鳳又派人前來催請，說宮中有了變故，請飛娘等人不論如何急速回宮，有要事相商。三鳳知道李玉玉隱遁迅速，陣中未將她困住，追出也是無用，氣得千淫尼萬淫尼地痛罵不絕。除金鬚奴外，慧珠夙根比較未曾全昧，連日因見三女不聽良言，與峨眉作對，常常憂慮。一聽宮中有事，便喫了一驚，忙將陣門封閉，交與蓉波防守，催着衆人迴轉。

李玉玉原是許飛娘約來的助手，在先三鳳與她口角暗鬥，已使飛娘有些難堪。三鳳索性想用陣法留難，沒有做到，又是一場彼此痛罵，絲毫不留餘地，起因又完全曲在三鳳，怎不叫飛娘恨怒。在三鳳以爲，飛娘出戰沒有得手，反累自己壞了法寶，枉負盛名，並無實力。她卻不知飛娘近年來處心積慮，勤苦修煉之餘，不但道行劍術大進，所煉幾件旁門中的至寶，更有驚人妙用。適纔出陣，一則輕雲、英瓊、金蟬、石生和易氏姑侄幾人所用法寶飛劍俱都仙傳，非同常品；二則飛娘爲要應付三次峨眉浩劫，不肯將所煉奇珍異寶輕易使用，使敵人得知，有了準備。以爲三鳳、冬秀法寶飛劍俱都不弱，即使不然，單憑自己劍術法力，對待這幾個峨眉後輩，也不難獲勝，未免託大了些。再加一出陣，先祇遇見易氏兄弟兩個能力較低的敵人，休說施展全力，連自己都覺勝之不武，不屑交手。不料想輕雲、英瓊等救兵來得那般快法，方一照面不久，冬秀先受了重傷。飛娘正忙着救護冬秀，三鳳法寶又爲敵人破去，使她措手不及。等她抱起冬秀，趕去救援三鳳時，更沒料到南海雙童又是來得那般快法，一到，神雷金光，便捷如閃電，自天直下。飛娘喫過嫫姆幾次大虧，看出來路，哪敢停留，連來人身影俱未看清，立時遁走，怎還談得到施爲。般般湊巧，碰在一起，把飛娘鬧了個虎頭蛇尾。

三鳳如非輕視飛娘，又貪着她那崆峒至寶，結局固不至於那般慘法。同時如非激走李玉玉，南海雙童等第一次偷入紫雲官，到了緊要關頭，便要妄用妙一真人法寶，二次入宮，怎會那般容易？固然三鳳命該如此，大半也是倒行逆施，孽由自作。當三鳳和李玉玉斗口時，南海雙童同了金蟬、石生竟在慧珠陣門開放之際，乘虛隱身而入。休說三鳳、冬秀、慧珠三人不曾看見，連飛娘那樣機警的人，也爲陣法一收一放，光霞激灩所亂，又在忿怒頭上，當時通沒絲毫覺察。一任南海雙童等憑着法寶隱護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尾隨在三鳳身後，通行無阻，直往宮中飛去。

話說李玉玉罵了三鳳幾句，帶着滿腔盛氣，出了甬道，隱身往亭外一看，敵人大半仍都聚集在一塊石坪之上，互相指點煙嵐，談笑風生，如無其事一般。知道敵人絕非畏懼甬道中神沙陣法，不是等候援兵，便是待時而動。因爲看出敵人聚集之處雖然無何異狀，卻是殺氣隱隱，內中一個矮小少女，老是注目亭內，神色舉動，尤爲可疑。先前在海上，爲神雷震散妖法，逃回甬道時，敵人已有防備，正待施爲，這半日工夫，必更設置周密。自己仗着煉就神目，僅能看出一點破綻，卻不知陣法，明知近前無幸。一則就此回山，必爲紫雲三女所笑，心不甘服；二則敵人除後來二道童不見外，就中幾個幼童，生就仙根仙骨、神采奕奕、丰姿夷沖，真是一個勝似一個，不消說都是歷劫多世的童男。尤其是先前交手的金蟬，俊美絕倫，此時已不知何往，料是埋伏在側。回憶適纔，越想越愛，哪裏捨得丟下。呆看了一會兒，一時色令智昏，心想：「敵人防衛嚴緊，衆寡相懸，自己既不便上前涉險，祇有和先前一樣，將他們先引出防地，金蟬必要出現。那時再用桃花七煞銷魂網，將心上人困倒，攝回山去享用。此外更無別法。」想到這裏，便即現身出去。

那李玉玉看出神色有異的少女，正是女神嬰易靜。因爲先前在暗礁之上設伏誘敵，不但沒有成功，還幾乎使自己人喫了大虧。自從南海雙童來到，用仙府神雷驚走敵人之後，輕雲主張既和敵人正式交手，又有許飛娘在內中策動，衆人無論在哪裏聚集，俱是一樣。暗礁地勢雖好，但是相隔遙遠，呼應不靈。不如就在亭外相機應付，以待時至。又因敵人善於隱身，仍請易靜施展仙法，暗中埋伏，以做準備。那南海雙童，從未學會道法時，便立志要手刃親仇。這次借口妙一真人之命，要到三女生日之時，纔行領衆入宮。早就想弟兄二人先往宮中查看一回虛實，能得手便將仇人刺死一兩個。恐衆人跟去不便，知道輕雲入門較久，隱然爲諸人表率，便向她請命一往。輕雲知他們志切親仇，頗爲嘉許，祇囑咐小心行事，不可大意。金蟬、石生本來等得不甚耐煩，尤其石生關心乃母，恨不得早早救出纔能放心，更是執意非去不可，輕雲攔他不住。易鼎、易震也要偕往，被易靜止住。

南海雙童同了金蟬、石生去後，易靜因適纔所見妖尼善於隱遁，行蹤飄忽，早晚必有詭計。恐她隱身來犯，除用乃父所傳先天易數奇門禁法將衆人存身所在四下埋伏，等敵人入阱外，一面運用神目，注視着延光亭內動靜，以防萬一。易靜這一雙神目，雖不能像金蟬慧眼透視雲霧、洞燭幽冥，因爲道法較深，經歷宏廣的緣故，若論矚機察微，防患於萌，卻是要強得多。一見四人方入亭內，那甬道口外忽然閃過一片五色煙光，還疑是敵人存心將陣門開放。後又見四人入甬道時，倏地將身形隱去，又不似遇敵之狀。正在猜疑，不消半盞茶時，甬道口中隱隱飛射出一片極微薄的桃花煙光，頗與妖尼在海上逃

走時所見相類。以易靜的目力，那般留神觀察，僅略看出一絲痕跡。其餘諸人，竟是毫無所見。易靜斷定是桃花妖尼要來作怪，暗中與衆人打了一個招呼，各自小心，加緊防備，決計不使妖尼再行漏網。剛在準備，李玉玉已現身出來，飛至亭外，且不近前，指名要金蟬上前相會。易靜見妖尼停步不進，猜她看破埋伏，也甚驚異。正要出戰，英瓊生性疾惡如仇，早聞妖尼淫賤兇頑，哪還見得這輕狂模樣，口中說得一聲：「易道友和周師姊祇防備空中，斷她歸路，待小妹前去除她。」說時，一指劍，早連人飛上前去，更不答話，一道紫光，直取李玉玉。李玉玉看出這道劍光不比尋常，不禁大喫一驚。暗忖：「日前聽飛娘說起峨眉門下有兩個女子，一名英瓊，一名周輕雲，各有一口寶劍，一名紫郢，一名青索，乃玄門奇珍，仙家至寶。如是合璧連用，同時施爲，無論哪一派的有名飛劍，均非其敵。此女所用紫光，比起先前金蟬的一道紫光，要勝強得多，必是那口紫郢劍無疑。勁敵當前，稍一不慎，便喫大虧，進退都須神速纔好。」一面想，不敢輕用自己的劍，早把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飛刀放起空中。明知自己飛刀雖多，決不能把敵人飛劍損傷分毫，祇不過將敵人劍光敵住，相鬥片時，等將心上人引出，好施展那桃花七煞銷魂網，也不再有貪多之想，一得手便即逃回山去。異日約了師門能者或約異派的能人，再來紫雲宮尋找三鳳，以洗今日之辱。

她祇管打着如意算盤，對面李英瓊見敵人一照面，便飛起百十道粉紅色的光華，知道敵人還有別的妖法，不敢輕視，喊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一縱遁光，身劍合一，那道紫虹立時光華大盛，直往粉紅叢中穿去。後面輕雲與易靜姑侄相次上前助戰。李王玉的桃花飛刀本就有些邪不勝正，不是紫郢劍之敵，哪裏還經得起五人一齊上前夾攻，不禁有些着忙。再一看敵人祇出來五個，金蟬與一個生得和玉娃娃相似的道童，卻始終不見露面。知道再耗下去情勢愈險，就此丟手心又不甘。正在遲疑，一眼看到易鼎，雖不似金蟬根骨資稟深厚，卻也生得長身玉立、丰神挺秀，暗忖：「起初一心祇注在金蟬身上，沒有細看，這少年卻也有點意思。」便起了慰情聊勝於無之念。一面指揮空中飛刀與敵人混戰，暗中早將七煞銷魂網取出，手掐靈訣，口誦邪咒，正待隱身施爲。易靜因乃父再三囑咐，不可放走妖尼，以留後患，又因她善於隱形遁身，甫有覺察，還未動手，早將七寶中的六陽神火鑑取將出來，暗中準備應用。同時，輕雲見妖尼飛刀活躍，變化無窮，雖然看出光華漸減，妖尼有些手忙腳亂，想要大獲全勝，還得些時。算計破宮時辰相隔漸近，如能早將妖尼除去，豈不要從容些？便歇了收取敵人法寶之想，也將遁光縱起，將那道青虹，去與英瓊的紫郢劍連在一起。周、李二人雙劍方纔合璧，李玉玉見飛刀光華銳減，愈發不敢遲延。一面覷準衆人，將桃花七煞銷魂網放出，一面又忙着收那九九八十一口桃花飛刀時，那青紫二色會合的一道光華，早似經天長虹一般，伸長開來，倏地龍飛電掣閃了兩閃，立時將那百十道桃花刀光一齊捲住。這時陣上諸人，除易靜見雙

劍合璧，便將自己劍光收轉，手持寶鑑，專防妖尼逃走和行使妖法外，那易鼎、易震早從旁看出便宜，手指處，各人的劍光法寶，早分頭朝着李玉玉飛去。那李玉玉的桃花七煞銷魂網業已飛將出去，一收飛刀，被敵人劍光捲住，沒有收回，已是心驚。再見對陣那少年和一醜童又將法寶劍光迎頭飛來，不及抵禦。情知自己辛苦多年煉就的飛刀必難保住，危機瞬息，如不及早忍痛割愛，難免受傷。好在祇要寶網成功，敵人所用件件都是異寶，休說全數成擒，但能攝走一兩個，也不患得不償失。當下把滿口銀牙一錯，棄了飛刀不要，一片桃色淡煙散處，蹤跡不見。

那易靜見妖尼正鬥之間，忽然手揚處，飛起千萬道其細如絲的七彩光華，交織成蛛網一般飛射空中，轉眼瀰漫全島，和天幕相似，眼看罩將下來。祇以爲她又使故伎，想要逃走。暗喜自己所用法寶剛巧合適，便將一口真氣噴向六陽神火鑑上，朝着空中照去。那寶鑑爲易靜所煉七寶之一，乃西方太乙真金煉成，形如一塊方銅鏡，能發六陽真火，專破魔法妖術。鑑光所照之處，任何妖人俱難潛形匿影。原爲對付鳩盤婆之用，誰知卻成了李玉玉的剋星。鑑上一團其紅如火的光華剛照向空中，立時便有六個火球飛起，互相纔一擊撞，便化成一團火雲，萬丈烈焰，朝那萬千縷七色彩絲射去，轉眼之間，便燃燒起來。那李玉王剛待將身子隱去，再行暗中施爲，忽見敵人持一面寶鑑照向空中，放出火焰，還以爲自己這法寶乃凝聚天地間極毒極污之氣煉成，有形無質，隱現隨心，無論仙凡和敵人的法寶飛劍，祇一被這網兒罩住，自己再化身入內，略一施展妖法，便可取捨如意。雖知紫郢、青索雙劍不怕邪污，未必能將敵人全部困住，沒有做全勝之想，卻也未放在心上。卻沒料到易靜寶鑑的火與尋常道家所煉三昧真火不同，專破她這一類法寶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李玉玉尋思隱形之際，那一片火雲已經佈散，將空中千萬縷七色彩絲全數托住，燃燒起來。李玉玉見自己七煞銷魂網不但沒將敵人的烈火滅去，反被它將自己苦煉多年、存亡與俱的至寶燃燒，一時情急，忘了利害，竟然縱身飛昇空中。正打算先將七煞銷魂網收了回去，另用別的妖法一拼時，那九九八十一口飛刀已被英瓊、輕雲的青、紫二劍絞成粉碎，粉紅色的殘光灑佈滿天，亂落如雨。

英瓊、輕雲破了飛刀，回顧易靜，手持寶鑑，發出烈火，正向空中七色彩煙照去。再看妖尼，不知去向。易鼎、易震正駕劍光上昇，卻被易靜大聲喝住，知道那片煙光之中，必有妖尼在內。二人更不尋思，同馭劍光破空便起，直往火雲煙光之中衝去。李玉玉見飛刀全失，好不心痛。一收七煞銷魂網，竟被下面火雲吸住，收不轉來。祇管咬牙切齒，不捨就走。倏地從下面火雲中，又衝起一團斗大的紅光，已照到自己身上。知道不妙，想躲已是不及，隱身妖氛先被破去，現出形體。正在張皇不決，那輕雲、英瓊二人已衝破千層彩絲追來，見李王玉還在空中弄鬼，哪裏容得，驚虹電掣般飛上前去。李玉玉萬

想不到隱形法會被破去，敵人劍光來得如此快法，不由嚇了個亡魂皆冒，當時逃命要緊，一切不暇再顧，駕遁光破空便起。任是抽身得快，那道如虹似的劍光，已從她下半部繞來。李玉玉「哎呀」一聲，身雖僥倖逃出，那一雙平時用來迷人、欺霜賽雪、粉致精圓的白足，已齊足踝被劍光斬斷。總算是起先易靜動手稍快，否則如等李玉玉隱入桃花七煞網中，化身施爲，再行發動，便是那上半截殘軀，也難保全。等到輕雲、英瓊二人飛劍去迫，易氏弟兄也相次趕到時，妖尼已借血光遁去。

且不說李玉玉負傷逃走，中途遇見朱梅，仍遭慘死。且說南海雙童甄艮、甄兌志切親仇，同了金蟬、石生冒險入宮，先準備隔着上面甬道，從地下穿行而入。好在身旁帶着幾道應用靈符，又有彌塵幡、天遁鏡等至寶，即使遇見險阻，也不妨事。便傳了金、石二人潛光蔽影之法同進。剛一行近神沙甬道口外，忽見裏面光華亂閃處，陣門開放。甄艮、甄兌恐敵人出來，心中一動，忙拉了衆人一下，徑自隱身，乘虛而入。身剛到達頭層沙障外面，便見光華斂處，桃花仙尼李玉玉帶着滿面怒容，飛身出來。金蟬恨妖尼入骨，如非關着大局和甄氏弟兄攔阻，當時就要動手。四人乘着陣門開放之際，到了裏面，一眼望見許飛娘、三鳳、冬秀等人，旁邊還侍立着石生的母親陸蓉波。這第一層陣法，金蟬曾經兩次涉險，知道憑着一幡一鏡，盡可闖出。休說金蟬躍躍欲試，便連南海雙童也幾乎想要乘機暗施辣手，先將三鳳、冬秀二人刺死，纔稱心意。祇因大敵當前，身雖隱住，不能出聲說話，僅能以手示意，此行所關甚大，事先不商量一致，不便爲首發難。再則金蟬先雖有些動心，後來一想：「飛娘厲害，不比妖尼，此行甄氏弟兄並未施展掌教真人所賜靈符，用的乃是旁門隱身之法，能混入陣來，已是僥倖。再從暗中下手，倘如還沒進身，便被窺破，縱不至於失陷陣內，畢竟勞而無功，反不如深入宮中，查看明瞭虛實，以待時相機下手，方爲上策。」念頭一轉，反轉來攔阻雙童。方在委決不下，李玉玉已在沙障外面破口大罵起來。三鳳發怒要追，人已隱遁。接着便是初鳳二次命人催請。

金蟬和甄氏弟兄見飛娘等往宮中退回，始終沒有覺察防備，經行之處，毫無變化，心中大喜，忙即追去。祇石生一人見乃母獨留，早就想現形相見，無論如何，不肯偕往。金蟬連拉幾次不聽，眼看飛娘等飛行較遠，不能再延，祇得捨了石生，同甄氏弟兄向前面敵人追去，兩下相隔約有十丈遠近。事也真巧，四人先進來時，正值陣法一收一放之際，全甬道光華散亂，以飛娘那等目力與道行經驗，竟被瞞過。回宮時節，三鳳祇將甬道路程用魔法縮短，氣忿頭上，一時大意，並未發動陣勢。四人又早得楊鯉指示，照準甬道中心，四面凌空飛行，所以祇見前面甬道比電還疾，從足底身旁飛過，也不知見了多少陣中設置的奇禽怪獸、靈境珍物，頃刻之間，已離宮不遠。快出甬道之時，三鳳纔想起

全陣門戶洞開，連忙施爲時，三人已相繼隨了出來。定睛往四外一看，到處都是金庭玉柱、瓊宇瑤階、火樹銀花、珠宮貝闕。那甬道出口處，乃是紫雲宮後苑的中心。一出甬道，便是一條寬有數十丈的白玉長路。路旁森列着兩行碧樹，每株大有十圍，高達百丈，朱果翠葉，鬱郁森森。時有玄鶴丹羽、朱雀金鶯，上下飛鳴，往來翔止。陣陣清風過處，枝葉隨風輕搖，發出一片琤琮鳴玉之聲。與這許多仙禽的鳴聲相和，如聞細樂清音，笙簧迭奏，娛耳非常。玉路碧樹外，是一片數十百頃大小的林苑。地上盡是細沙，五色紛耀，光彩離離。數十座小山星羅棋佈，散置其間。也不知是人工砌就還是天然生成，俱都是巖谷幽秀、洞穴玲瓏。有的堆霞凝紫，古意蒼茫；有的橫黛籠煙，山容浩渺。山角巖隙，不是芝蘭叢生，因風飄拂；便是香草薜荔，苔痕繡合。再細看滿地上的瑤草琪葩、靈芝仙藥，競彩爭妍，燦若雲錦。越顯得瑰奇富麗、仙景非常、氣象萬千、目難窮盡，三人身在龍潭虎穴之中，危機瞬息，正事要緊，哪有心情細看，略一經眼，便朝前面敵人跟蹤追去。

那條玉路，從甬道出口處計算，長有三里，形如卍字。每頭都有一座宮殿，共分四路八殿，暗合八卦。往初鳳行法的黃晶殿，還須兩個轉折。南海雙童等三人在未到達以前，便見前面路轉盡頭處，有一座高大宮殿，通體宛如黃金蓋成，精光四射，莊偉輝煌。殿前有數十畝大小的白玉平臺，當中設着一座極高大的丹爐，旁邊圍着八座小丹爐，乃是昔日紫雲三女煉那五色毒沙之物，如今移在殿前，當做陳設。三人正行之間，見前面許飛娘等一入轉角，忽然落下遁光。不敢急進，便緩了勢子，尾隨前行。這時路上所見宮中執事的人漸多，祇沒見楊鯉和龍力子兩個。仗有法術隱身，俱未把敵人放在心上。眼看許飛娘等已到殿前，步級而上，殿中也有人迎了出來。正要跟蹤過去，甄艮猛覺目光一閃。擡頭一看，那殿前平臺當中一座大丹爐，不知何時添了一面五丈許方圓的大鏡子，寒芒遠射，宛如一個冰輪懸在那裏，祇是光華明滅不定。光滅時，晦若無物，連鏡子的暗影都幾非尋常目力所及；放光時，雖祇一瞬，卻是遠近數十步外的人物，纖微可見，三人前進之狀，完全映現，暗忖：「自己原是隱了身形前進，怎會照了出來？敵人此鏡，異常厲害，決非無因而設。」再往鏡中一看，果然站着一個與三鳳裝束相似、雲裳霞帔的少女，手中掐訣，對鏡凝視。暗道一聲：「不好！」拉了金蟬，用地行神法，便往地下遁走。同時金蟬、甄兌也都看見那面怪鏡，因爲甄艮心思最細、志更堅忍，恐金蟬、甄兌二人不知輕重，來時早就囑咐停妥，一切依他行事，故此三人差不多是一個動作。

那初鳳自從峨眉來人，兩次入宮，雖被神沙甬道阻住，未得長驅直入，但是敵人未損分毫，自己這面卻連失重寶，陣法又被敵人破了好幾處，本就有些着慌。這日飛娘等到來，南海雙童已歸峨眉，更是心病。想了想，把心一橫，一不做、二不休，豁出自己多耗一

點精血，一面命人在黃晶殿中大擺壽宴，慶賀生辰；一面將天書副冊最後一頁所載的血光返照太陰神鏡之法施展出來。這鏡並非法寶，乃是一種極狠毒的魔法，最耗行法人的真血元精，不到危急，不敢妄用。紫雲三女，初鳳道行法力最高，雖然早就煉成，從未用過一次。這次也是因爲敵人來勢太兇，關係全宮存亡，逼而出此。卻不想這種狠毒的魔法，最干天忌，非同小可。當時未暇計及利害輕重，等到身敗名裂，已無及了。那神沙甬道全陣的總圖，原在內陣之中。初鳳入魔已深，存心在人前炫耀，便請飛娘同來的幾個異派中妖人同入內殿，先看了看總圖，並無動靜。然後對衆說道：「許、李二位道友同了三妹、冬妹出去探敵這些時，看圖中動靜，勝負難知。我想許、李二位道友法力高強，久出不歸，敵人必定厲害，少不得還要誘敵入陣。我這總圖，雖可指揮操縱全甬道的陣勢，但祇能窺見敵人現在哪一層陣上，敵人面目能力，尚不能知。現在我將這血光返照太陰神鏡之法施展出來，便能洞燭隱微。敵人不入陣則已，祇要一入陣，便似盆水寸魚，一舉一動，全在我等眼中了。」說罷，雙膝盤坐，屏氣凝神，默用玄功，將本身真元聚在左手中指尖上，咬破舌尖，一口鮮血，噴了出來；同時左手掐訣，將中指往外一彈。那一口鮮血聚而不散，漸漸長大，化成一片青光，形如滿月，懸在空中。初鳳又施展魔法，將訣一收，立時光輝斂去，成了一團和古鏡相似的暗影。然後對衆說道：「我這太陰神法頗耗真氣，不宜常用。等總圖中現了敵人動靜，諸位再看便了。」正說之間，總圖中忽然起了一片煙霧。初鳳忙掐靈訣，一口真氣噴將出去，朝着那團暗影把手一揚，並無敵人入陣。祇見飛娘等三人回了甬道，看去頗現狼狽。李玉玉不知何往，冬秀還有受傷模樣。初鳳猛一動念，忙收了鏡法，請慧珠用縮沙行地之法，急速前往，將飛娘、三鳳等三人請回。除各陣地上原有防守的人而外，頭層陣門上，祇須派一個能力較高且可靠的人足矣。慧珠領了機宜自去，她近日極喜陸蓉波，便將蓉波帶了同往。

慧珠、蓉波去後，隔了一會兒，總圖上忽然煙霧大作。初鳳本疑是有人入陣，施展鏡法一看，卻是三鳳和李玉玉爭辯，李玉玉正往外走。猜是三鳳開釁，恐生事端，二次又命人催請速歸。這時恰值南海雙童同了金蟬、石生混入陣來，按說陣中原有反應。一則初鳳見自己人似乎起了內訌，心中驚疑；二則又當慧珠、三鳳將陣法一收一放之際，煙光繚亂，飛娘、三鳳等人動作還可辨出，南海雙童等四人身形業已隱過。魔鏡固是神祕，畢竟甬道相隔千里，總圖包括全陣樞機，看上去人同蟻大，略一疏忽，便被瞞過。那血光返照太陰神鏡耗損真元，不宜多用。後來見飛娘、三鳳、冬秀三人已隨了去人同返，總圖中無有朕兆，便將鏡法停止。她卻沒料到三鳳、慧珠歸途忙亂中，先將陣法收起，沒有發動。初鳳偏又一心專注那魔鏡，以致鑄成大錯。及至三鳳快要走出甬道，想起發動時，初鳳忽見總圖上似有絲毫動靜，那地方已抵出口，乃全甬道的盡頭，如係自家人行動，何致有此現象？情知有異，忙又施展鏡法。果見有三條極淡的人影，在甬道出口

之處閃了一下，那人影竟淡到尋常目光所難及的地步。千里神沙，如入無人之境，僅在出口之際，略現一絲痕跡。如非鏡光所照甚真，敵人業已身入戶庭，還未覺察。自己費盡心血所煉的神沙魔陣，要它何用？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，哪裏還敢絲毫怠慢，忙和衆人道：「現在三個敵人不知用甚法術，竟能隱着身形，安然穿行甬道，深入宮中，必非弱者。他們欺人太甚，事到如今，說不得拼個強存弱亡。這裏有兩個無形魔障，乃海底萬年朱蠶之絲煉成，與這太陰神鏡相輔而行。無論來人有多厲害神妙的隱身法術，鏡光一照，自現真形。等他們一到，鏡光所照三百步內外，便將此障往空中一拋，再經我法術施爲，此障立時化成千萬縷無影無形的柔絲。敵人祇要被纏住，周身骨軟如棉，神志昏迷，休想走脫。請一位道友與舍妹夫各持此障，躲在殿前平臺兩角，我這鏡上一現火花，立時如法施爲，自有妙用。」說罷，那被許飛娘約同前來的幾個妖人俱都各說：「願效微勞。」初鳳說道：「四手天尊江濤道行最高。」便將障交與了他。因爲敵人已入腹地，初鳳不敢遲延，除江濤外，餘人連兩句客套話都未顧得說，急匆匆口誦魔咒，暗運真氣，將手一指，那團暗影便隨着指揮往殿外飛了出去，到了平臺，懸在空中，停住不動。初鳳接着行起法來。

這時鏡中敵人已出了甬道，隨定飛娘、三鳳諸人身後，隱形遁進。初鳳暗忖：「三鳳等粗心不說，許飛娘多年盛名之下，何等機智，怎會從陣中引來三個敵人，通沒絲毫覺察？敵人本領，定非尋常，既不能一舉成擒，被他逃走，陣中虛實，大概已爲所得。爲除隱患，莫如等他本人飛上平臺，再行動手，方可不致漏網。事在緊迫，就是多耗損一點真元，也說不得了。」一面尋思，不時把鏡法展動。不多一會兒，鏡中敵人已到卍字亭路轉角，影子越來越真，漸漸眉髮畢現。來人又是三個幼童，除金蟬前日在甬道中見過外，那兩個竟和當年侵犯紫雲宮的妖童甄海生得一模一樣，如飛娘日前所說，果是不虛。想起昔日貝闕金頁最末一面，明示異日休咎結局，曾載有「雙童報仇，最應當心」之言，未免有些心驚。回顧金鬚奴，隱身平臺一角，滿臉憂色。當初如果信他的話，將水獻出，何致鬧得這等僵法？事已至此，悔也無用，除了竭盡所能，拼個死活而外，更無善策。想了想，估量敵人將到，又是一口真氣噴向鏡上一看，數人緊隨飛娘等身後，已到殿前。當時驚忿交集，一面雙目註定神鏡，暗中默運玄功。準備放過飛娘等幾個自己人，等敵人一上平臺，臺上原設有五方五行天魔錮形遁法，再一施展那兩面無形魔障，便無殊上有天羅、下有地網，敵人任是精通甚麼玄妙的遁法，不論上天入地，俱都休想脫身。

初鳳雖然如此着想，但是那太陰神鏡懸在殿外，不比殿內，運用起來，那一片皎如明月的寒光，休說金蟬、雙童等的慧眼，便是尋常人，也一望而見。起初初鳳也想到這一層，用禁法將光蔽住，又有絕大的煉沙爐鼎相隔，外人不能看見。這時一見飛娘等上了平臺，

敵人眼看接踵而至，百忙中，一面要從鏡中觀察敵人動作，一面又要施展那無形魔障，心神一分，不及施展禁光蔽影之法，早被金蟬等三人看破機密。等到初鳳看出敵人要逃，將手一揚，鏡上冒起火花，金鬚奴與四手天尊江濤將兩面無形魔障放起時，敵人業已同時遁走，一個也未擒住。這紫雲宮中的地面，雖不似平臺之上埋伏密佈，並非尋常沙石泥土，初鳳萬不料敵人遁走得如此神速，不由大喫一驚，呆在那裏，做聲不得。

飛娘剛達殿前，已看出了八九分，暗忖：「自己得道多年，竟被幾個小孩子瞞過，跟了一路，都未覺察，豈不慚愧？憑自己法力，破了敵人隱身法，使其現形，原是不難。一則因三鳳適纔出語譏誚，令人難堪；二則不知敵人在快出甬道時纔被發現。以爲初鳳既知敵人私入甬道，並欲在事前發動陣勢，或者志在誘敵深入，別有用意。自己此時返身擒敵，裝作早知敵人跟來，故意引他入宮，再行下手，固然可以遮蓋失察之羞。但是峨眉這些小輩，大都青出於藍，敢於深入虎穴，必有所恃。使其現身容易，萬一擒他不住，宮中諸人本就有多半怯敵，必說自己引賊昇堂，反而不美。再則以前明知紫雲三女非峨眉之敵，不過略增自己聲勢，與峨眉多樹幾個強敵，能勝固好，不能勝，多少也總可剪卻敵人幾個羽翼。」及見敵人主要人物一個未來，就憑几個後輩門人，已把神沙甬道攪了個河翻水亂，結局定無幸理，本就想另打主意。再經三鳳隨便出口傷人，又將李玉玉氣走，許多令人難堪，更是羞惱成怒，有了嫌隙。便當時敷衍不去，全是爲了垂涎宮中所藏各種異寶，並未存有好心。這時宮中發現敵人蹤跡，正好冷眼旁觀，相機而動，看看三女的本領。反正敵人通行甬道時，三鳳、慧珠等俱是主持全陣之人，千里神沙，被人隨便通過，尚且不知，外人不明陣中奧妙，怎能見笑？越想越以不動手爲是，始終一言不發。直到敵人業已逃遁，纔隨衆人紛紛與初鳳相見。

初鳳因自己認爲千里鐵壁神沙甬道尚且阻敵不住，也不好意思再怪外人，祇把三鳳、慧珠、冬秀三人暗中埋怨了幾句。隨即將足一頓，一聳兩道秀眉，隨即收了法寶，率衆入殿。這一來，衆人十分掃興，原以爲初鳳必要忙着搜敵，誰知卻如無事人一般，好生不解。祇有金鬚奴和慧珠看出她滿臉戾氣，必要逆天行法，知她素來外和內剛，祇要動了真怒，誰也拗不轉，空自憂的，又不敢勸。果然初鳳請衆人落座以後，便發話道：「我們在海底隱居修煉，與他風馬牛各不相干。那天一貞水乃本宮至寶，借不借由我。他先命門人前來強取，第一次不等回話，傷我神獸龍鮫；第二次大鬧神沙陣，又壞了三舍妹的璇光尺。我仍不願與他結仇，祇將甬道封鎖，不肯出戰。如今幾個小輩，竟尋上門來，真是欺人太甚！愚姊妹雖然道行淺薄，也在海中潛修了數百年，自問道行也不弱於他。祇因我那幾樁大法有天籙示警，不到迫不得已，不能輕易使用罷了。現在敵人乘隙侵入宮中，適纔我用無形障擒他，又被漏網。如不再將峨眉門人除卻幾個，稍殺敵人氣焰，

以後各派羣仙有甚奇珍異寶，俱都予取予求，永無寧日了。三個小業障隱身法已被看破，沒有我們自己人引導，絕出不去，必在宮中逗留。到了子時，便是愚姊妹賤辰。諸位道友遠來盛意，豈能爲小輩所擾？我算他此來定爲盜那天一貞水。此水已爲三舍妹藏在金庭玉柱之內，本有法術封閉。我再施展七聖迷神之法，三個小輩如不去還可多活些時，否則這黃晶殿固是上下埋伏重重，敵人來即入網；便是別處，祇一出去，立時被我妙法困住。然後將他擒到殿臺之上，凌辱擺佈個夠，再行處死，以博大家一笑何如？」說罷出位，披散頭上秀髮，口誦召魔真言，就在殿前倒立舞蹈起來。約有半盞茶時，從初鳳身旁，昇起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、青、紫七縷輕煙，冉冉往殿外飄去，轉眼分散，由淡而隱。

金鬚奴見初鳳簡直換了一人，竟不畏惹火燒身，連那天書副冊中最惡毒狠辣的七聖迷神之法，都毫無顧忌地施展出來，真是憂急恐懼，不打一處來。本想借詞出殿，想一善策，釜底抽薪。誰知他祇管變顏變色，面帶驚疑，早被初鳳看破。行完法後，便笑對衆人道：「今與峨眉誓不兩立，我志已決。少時處死敵人，宴散之後，不等敵人尋來，我便去峨眉凝碧崖，上門問罪。無論是自己人還是諸位道友，未得我言，千萬不可離開此處，靜候我一人施爲如何？」說時，又看了金鬚奴一眼。金鬚奴哪裏還敢開口，祇急得暗中跺足。祇有三鳳、冬秀興高采烈。許飛娘和一干妖人，更是合心稱意，巴不得有此一舉，俱向初鳳稱佩不置。

初鳳正說之間，忽見東南方飛鯨閣畔，一片黃煙昇起，大喜道：「敵人業已被困，祇不知可是全數入網。三妹持我靈符，用太昊真訣防身，速將小輩擒來，聽候發落。」三鳳聞言，接過靈符，帶了兩個隨侍的女仙官，徑往飛鯨閣飛去。三鳳走後不久，初鳳在殿中遙望，一道金光，像電閃一般掣了兩下，那片黃煙忽然消散。不禁大驚失色，暗道一聲：「不好！」

忙又取了兩道靈符，分給二鳳、慧珠道：「敵人真個奸猾，不知用甚法兒逃出羅網。幸而這一關，修道人比較易過，還不妨事。你二人速去相助三妹，我這裏將血光返照太陰神鏡運轉，飛向你二人面前。此鏡不便常用，每放光明，便向空中注視，自能觀察敵人蹤跡。憑我七聖大法，再加上你二人的法寶，兩下夾攻，決不怕敵人能飛上天去。」說時，正南方彩蜃殿，又有一片青煙昇起。初鳳指給二人觀看，說道：「敵人現在逃往彩蜃殿被困，可速前去。」